芝峯類說 七之八

經書 下
文章
文藝

書籍
文

著述
文體

文字
文評

文義
古文

字義
辭賦

字音
東文

活板自宋慶曆中布衣畢昇始 見陳眉公

蓋其所記錄字創自此 古宗然云云 繼傳太平云

吉堵考 見眉公古集 [illegible]

芝峯類說卷七

經書部三

書籍

按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易書詩周禮禮記三禮春秋三傳爲九經一說孝經論語孟子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爲九經經者常行之典也

按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

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庸學幷入於禮記中尒
尉繚子武經七書之一其書有與梁惠王相問答則
遠秦始皇時當過百餘歲矣按始皇紀曰大梁人
尉繚來說秦王王用其策云云而再無顯著功業
何也其言兵最酷今倭奴用其法云
古今諸子之顯行於世者有老子列子莊子關尹子
文子管子晏子商子墨子尹文子亢倉子子華子
尸子荀子申子鬼谷子韓子淮南子孔叢子鶡冠
子桓子又呂氏春秋陸賈新語蒯通雋永董仲舒
玉杯繁露韓嬰韓詩外傳劉向說苑新序楊雄法

言太玄應劭風俗通趙曄吳越春秋王充論衡王
符潛夫論仲長統昌言張華博物志常璩華陽國
志王嘉拾遺記葛洪抱朴子西京雜記干寶搜神
記任昉述異記王通元經中說杜佑通典李石續
博物志白居易六帖李冗獨異志蘇鶚杜陽編段
成式酉陽雜俎劉肅大唐新語孫光憲北夢瑣言
趙璘因話錄自宋以後雜書尤多不可悉記又白
虎通漢諸儒所撰初學記唐張說等所著太平御
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宋李昉等所撰也
邵傳曰馬史止景帝武帝二紀禮樂等書乃元成間

褚先生補作非遷之書也觀者宜審之

葛洪西京雜記言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按班彪傳曰彪續司馬遷爲數十篇未成而卒帝命其子固續之云班書總九十九篇之中項籍諸傳則就馬史本文而稍加刪削又踵其父以成一家言若果取劉歆漢書而爲之則固之全文盖無幾矣然葛洪後經百千載無一人言及于此而皆以爲出於班手何耶

格致叢書曰日本有古文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携

也歐陽公詩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
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道真頑年人問
倭使則答以無有云指倭者誤耶
後漢書云儒者爭學圖緯按圖圖讖緯也西漢
末哀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必有緯也七緯者
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如易稽
覽圖乾鑿度坤靈圖孝經援神契鉤命決春秋演
孔圖元命包運斗樞感精符皆緯書也
汲冢竹書之恠誕不足道也但其中有曰自周受命
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

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亦似有理然古記所謂穆王非在位百年乃壽百年者信矣

攀翁稗說曰汲冢書多與六經不合舜禹文王皆被大惡之名竊意如曹瞞者自知惡稔於是誣大聖欲分其謗穴地瘞書以欺後世云余謂汲郡與魏都相近益齋此言頗有所見然汲冢書中如穆天子傳非後人所能撰有不可曉也

千字文梁周興嗣所編也武帝取一千字無字片紙雜碎命興嗣韻之今考其文唯女慕貞潔紈扇圓潔潔字重疊或曰貞潔之潔當作絜按秦本記云

男女絜誠樂敎傳云不絜其名莊子云以絜吾行

盖古二字通用今韓濩所書千字文作貞烈未知

有所考也

楊愼曰綱目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其䟽舛

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于春秋非矣按朱子

曰某嘗作通鑑綱目又曰許多文字恐精力不逮

未必能成未知楊之所言有他所據耶

歷代史如資治通鑑綱目通鑑纂要綱鑑大成等書

皆以編年爲主而唯呂祖謙十七史詳節有世紀

列傳故尹斯文晝休號博洽於文者亟稱此書爲

諸史第一自變後此書不見於世世又無篤好之
者余竊惜之
玉臺新詠徐孝穆所編多取閨情之作故名猶後代
之香奩集然其詞過於綺靡然語意婉[illegible]殊有風
人之致又高於唐矣孝穆徐陵字也
李東陽言選唐詩者唯唐音為庶幾次則周伯弼三
體者歟次則多以晩唐卑陋者為八格吾無取焉云
余謂唐音之選世號精粹然其詩僅一千三百四
十一首而律絶尤少且不及李杜韓集未免疎畧
鼓吹所編只七言近體而三體無古選長篇其最

優者唯品彙乎
楊仲弘言河嶽英靈及中興間氣等集皆唐人所選而多主晚唐王介甫百家選除高岑王孟數家外亦皆晚唐他如洪容齋趙紫芝諸選多略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云時俗所尚如此詩格之日卑無足怪也
高棅撰唐詩品彙以武德以後為初唐開元以後為盛唐大曆以後為中唐開成以後為晚唐又以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餘響其以陳子昂李白為正宗杜

甫爲大家者最有斟酌明人謂高廷禮唐詩品彙
大有功於詩教是矣
唐詩之選夥矣如唐詩正音品彙正聲鼓吹三體詩
百家詩唐詩類苑十二家詩唐詩紀之屬不可盡
舉而至於宋詩人非不篤好而一無選彙之者何
也豈誠以宋詩為不及唐耶
稗說曰五代時高麗進別叙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
及子夏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説日之環暈星之
彗孛云此書今未聞之豈古有而今無耶
說郛云周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見一書曰

愽學記其中有霧曰迷天步障霜曰威屑露曰教水雹曰氷子虹曰氣毋星曰屑金云云其語甚新而所謂愽學記今不知何書也

稗史曰剪燈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秋香亭記是瞿宗吉所撰觀其詞氣不類可知云余謂古今書籍如此托名者何限且新話中水宮慶會錄專取東坡志林申陽洞記專襲白猿傳而少加隱括其他莫不摸倣而為之若剪燈餘話則效顰又甚矣

鶯鶯傳乃元稹自叙而假張生為詭今考其集中鄭氏墓誌及夢遊春詞可見蘇東坡詩註以張生為

張籍非也

我東詩文選集不多佔畢齋所撰青丘風雅東文粹雖曰精抄而未免太簡唯東文選博矣而主選者多以愛憎為取舍續東文選尤甚難免狗尾之誚識者恨之

韻會凡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禮部韻只九千五百九十字而龍龕手鑑至十六萬餘字契丹時番僧所撰也三韻通考出於倭國比畧韻尤少而一覽輒盡便於考閱故今用之

格致叢書曰古人書籍率皆手錄自唐始有板刻至

宋盖盛云盖本之災於此甚矣

著述

按家語孔子六十八歲自衛返魯删詩書正禮樂序易脩春秋七十一歲感獲麟而絕筆云聖人之於著述猶在晚年况後人乎

昔司馬遷當漢中葉作史記班固作漢書未就詔曹大家踵成之晉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桓溫怒之王韶私撰晉史即除史職使續後事宋李燾作宋百官表詔給筆札為通鑑長編至於 皇明有通紀憲章録大政紀昭代典則諸書不能悉數中

朝寬大氣象可見矣

楊子雲著太玄經時人謂秪足覆瓿獨桓譚以為必傳夫人情好慕往古而輕忽傳類信習見而駭所希聞子雲之遇桓譚亦幸矣然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十萬願載其名而不得則其為時所重如此豈若後世之士殫精毫素而湮滅無聞者哉

周興嗣一夕編進千字文鬢髮盡白歸而兩目俱喪死時心如搠泥丸謝靈運嘗半日作詩百篇頓落十二齒孟浩然眉毛盡落魏裒為楚史七十六卷而心血耗以卒余謂以此傷生何異酒色之為害

哉

陸羽著茶經王績著酒經師曠著禽經桑欽著水經崔浩著食經王積薪著碁經范蠡作種魚經寗戚作相牛經伯樂作相馬經浮丘伯作相鶴經至於佛書道書皆謂之經率多後人僞撰耳

歐陽子曰自古著書之士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言之不可恃如此余按唐之姚崇樊宗師平生著述甚多而其文章不傳於後世若此者何限以此言之今世之士勤力盡心於文字間欲托以名不朽者皆可

非也
碧雲騢者梅聖俞所撰其中數數訾毀范文正甚力謂公薄於宗族交結宦寺以得官余怪之後閱他書有言聖俞平生不悅於范公故為此書以傳世其人薄行如此宜一生之坎軻也嗚呼向非文正之表表大節則人豈有不信者乎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又說郛曰魏泰托聖俞名作書號碧雲騢以詆當世巨公亦似然矣
韓子蒼題古今注後曰崔豹晉魏間人當干戈搶攘之世能自見於翰墨士生無事時圓冠方屨飽食

嬉戲亦足愧矣余謂凡為士者孰不欲讀書行道於一時而既禁不得施用則其或托之空言出於不獲已也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不猶賢於無所用心者耶按崔豹晉惠帝時人官至太傅非不偶於世者也予嘗謂為漢魏間人失之矣古今注

崔豹所著書名

容齋隨筆曰野史雜說多得之傳聞及好事者緣飾故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云余謂非特雜說古之史家記傳亦未必盡實觀者識其大槩可矣

葉夢得曰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游戲而

往往暴人之短私爲喜怒此何理哉歐文忠歸田録自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是也此言誠善

吾學編序曰古之作者必雄桀不羈之才胸中本有全書而不得試乃著述以自見王弇州曰君子得志則精渙而爲功不得志則精斂而爲言以此觀之古人之有著述者豈得已哉皆有才學而不偶於時者之爲也然其所謂著述又豈稗官小說之云哉

皇明太宗朝七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濂洛關閩

之説　上怒曰此儒之賊也謗先賢毀正道非常
之罪治之不可拘常例即勅行人押季友還饒州
會布政府縣官及鄉之士明諭其罪笞以示罰而
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噫　文皇此舉扶正
抑邪之意至矣不然則陸氏之學不待陽明而盛
行於世矣
宋莆田鄭厚曰孟子非賢人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
有無周之心學仲尼而叛之也使當時有能倡威
文之舉者文武成康之叢庸可幾乎而輒徒以口
舌求合自謀利祿今日説梁惠明日説齊宣皆昭

之使為湯武之為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雄也
至譬之於詩禮發冢市井敗婦其醜詆聖賢極矣
而宋儒不之作何也

我朝二百年間著書傳世者甚罕而小說之可觀者
亦無幾如徐居正筆苑雜記東人詩話李陸青坡
劇談金時習金鰲新話南孝温秋江冷話曺伸謏
聞瑣錄成俔慵齋叢話金正國思齋摭言申光漢
企齋記異魚叔權稗官雜記李耔陰崖日錄沈守
慶遣閑雜錄權應仁松溪漫錄李濟臣侯鯖瑣語
許篈海東野言李廷馨東閣雜記黃兎記事車天

輅五山說林其未刊行者亦多恐久而泯沒也今
錄于此以備考云

文字部

文義

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沈約彈文曰風
聞東海王源云云魏任城王表曰御史之禮風聞
是司通典曰御史聞風彈擧而已按左傳風聽臚
言於市註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
陳平傳平謝曰主臣註猶惶恐主擊也臣服也言擊
服惶恐也又見馮唐傳及晉書韓退之淮西碑序

曰悉主悉臣亦此意云
金錯刀有二義錢也刀也漢食貨志王莽更造大錢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此錢也東觀漢記賜鄧通金錯刀此刀也杜詩金錯囊垂罄韓詩何便恬錯刀謂錢也孟浩然詩美人騁金錯纖手膾紅鱗謂刀也
稗史言淮南子曰日經于泉隅是謂高舂故梁元帝詩斜景落高舂薛能詩隔溪遥見夕陽舂皆本淮南子云余謂夕陽舂之舂謂為高舂則未免語疊以遥見二字觀之似指舂杵而言如柳子厚詩空

齋不語坐高眷乃用淮南子語也

宋馬永卿云書尺稱不佞意謂不敢謟非佞也按左傳曰諸臣不佞漢文帝曰寡人不佞註云佞才也論語雍也不佞注佞口才也古者佞能通用故佞訓才永卿之言似不是

金虎有二義文選詩望舒離金虎言月離畢也畢為西方宿故云東京賦曰卒於金虎樊川詩曰金虎知難動謂小人貪德堅如金讒言惡如虎也

古書中九言入海者皆指海中洲島而言如擊磬襄入于海徐市入海求三神山杜詩東將入海隨烟

霧是也唯陸秀夫負帝入海乃投諸海中者也
楚辭曰握剞劂而不用韻府云剞劂曲刀刻鏤刀也
古文多用剞劂字皆取刊刻之義而李鶩城為清
江集序曰屬余剞劂之云云乃以刪削為義誤矣
歸去来辭曰恨晨光之熹微按事文玉屑云晨光日
影也或曰日光也晉簡文帝詔曰耀晨輝於宇宙
淵明閑情賦曰悲晨曦之易夕連昌宮辭曰晨光
未出簾影黒是也又園日涉而成趣按尒雅云堂
外塗謂之趍趍與趣同韻書趍亦作趣如莊子舉
群趣者是也

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按小說云落霞乃飛蛾

也鶩爲逐蛾虫而欲食之故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

能飛也此說甚曲不足取也○韻府群玉曰落霞

或云鳥名亦恐非是

益州夫子廟碑曰帝車南至迴七曜於中階華蓋西

臨藏五雲於太甲二句張說悉不解訪之一行一

行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

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云余謂此句義古人已

不能解况後人乎徐陵玉臺新詠序曰靈飛太甲

高擅玉函按列仙傳上元夫人出六甲靈飛致神

之符授武帝曰此太上所撰青真小童受此符替
太甲中元盖用此也而杜詩五雲高太甲註者以
為未詳近車天輅註釋此碑文而未免闕疑大抵
此等文字有出處難以強解也或謂太甲即太乙
恐不是

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按以計取物曰篡或
作纂非然張九齡詩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纂何
大復詩曰江上弋人徒纂纂焉此皆以纂為是也
後漢書曰越騎營五百注五百本作五百使之導引
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按行杖人亦謂五百韓詩立

召賊曹呼五百是也

鰥寡孤獨四者宜無先後而鰥居其首蓋女之無夫者猶足自養幼無父老無子者有母有妻則亦有養焉唯無妻者不能為養故其序如此風俗通曰婦死腹悲亦以主饋無人故腹為之悲也

西都雜記曰乾鵲噪而行人至按格致叢書云鵲陽物故曰乾田家五行書曰鵲噪早報晴明故曰乾余謂古人以濕螢作對則下說似是

世說桓溫謂王敦為可兒可兒即可人也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小兒即小人也按宋書作

鄉里小人盖晋語人兒二字通用

古語謂戲為狡獪王方平曰吾了不作狡獪事是也韓詩註狡獪小兒戲也或以姦猾為狡獪則失之矣

吳會謂吳興會稽也南史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云後人認為都會則誤矣

虞喜志林司齊斧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三說不同

古者謂文為筆故沈約云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庾肩吾論文章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杜詩

曰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樊川云杜詩韓筆愁
来讀是也
三國志孫權欲為子索関羽女袁術欲為子索呂布
女後人謂娶婦為索婦盖出於此
古記曰徐偃王生時正偃故以為名盖偃即名也韓
碑云偃王誕當國後人遂以誕為名車天輅嘗言
以誕為名古無出處當以誕當國三字為句誕如
詩所謂誕將天威誕彌厥月之誕也似有所見矣
平淮西碑銘曰嘗兵洄曲嘗試也如史記嘗秦軍之
嘗

射干有三一草名一木名一獸名射音夜漢人賦詞多用之射干草今醫家入藥用

古詩曰穿林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爾雅云草屨也言其賤易得不假借也軍持梵語云缾也常貯水隨身淨手也

古人用闌干字多矣如古詩北斗闌干及瀚海闌干百尺冰玉容寂寞淚闌干是横斜貌釋義又曰闌干杈檻也恐亦取横斜之意而名之也

東坡詞曰採支六月清風按採支預借也盖語錄也

晉書愍懷太子恒採二月以供嬖寵又譏致遠有

謝探賜料錢狀曰探給三箇月料錢云云亦此意
俗以二十為念自唐已然未知何義按稗史佛家以
二十念為一瞬以二十瞬為一彈指又韻府群玉
曰數珠百八顆云數珠即念珠也無乃取義於此
歟

語謂物多為無慮本出漢成帝紀言不用計慮可知
其數也

古人稱無恙無他按恙應劭風俗通曰毒虫能噬人
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云爾雅說文皆曰憂也
他說文云蛇也蓋上古患蛇而相問得無他乎今

俗文書首稱無他者此也

雜說曰借書一癡還書一癡或作嗤字此鄙俗語也韻書作瓻盛酒器也蘇黃又作鴟其義則同未知何說為是然余謂癡字亦有意義

晉殷羨為豫章太守都下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盡投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作致書郵世謂書信不傳者為浮沉以此

凡稱高祖者取其高大之義玄孫者取其玄遠之義故語曰有高祖而無高孫有玄孫而無玄祖今謂玄祖高孫者誤矣

陽先於陰而不曰陽陰必曰陰陽者盖從朱文合之
義如曰雌雄牝牡云耳
陸務觀云陽關三疊者每句再疊而第一句不疊若
每句再疊則通篇是四疊矣此語是古詩曰聽唱
陽關第四聲第四聲即勸君更進一杯酒也
古人詩云白鷺御烟送酒来按北魏時謂諸曹之使
為凫鴨伺察官為白鷺盖用此也
筆記曰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吁李白作蜀道難
因用之乃知噫嘻吁三字為好云今本作噫吁嚱
語意同耳

詩評謂李杜韓詩猶金鵄擘海香象渡河按佛書云聞佛說法印證各有淺深譬兔馬象三獸渡河兔渡則浮馬渡及半惟大香象渡徹底截流蓋用此也

詩家多使青燈字不詳出處按韻府群玉曰江寧縣寺有晉時長明燈色變青不熱隋平陳猶不滅云以此觀之青燈借言佛燈可矣

字義

記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註耐古能字又晁錯傳胡貊之人其性耐寒楊粤之人其性耐暑按韻書耐

本作能義同

禮方相氏率百隸時難以驅疫按難通作儺平聲韻府群玉云黃金為四目熊皮為帽作儺儺之聲今俗儺者亦呼儺儺蓋古矣

家語以黍雪桃註雪洗也杜詩佳人雪藕絲是矣又史記沛公遽雪足註拭也如云雪涕雪恥皆同義

說文曰獨獸名似猿而大猿性群獨性特猿鳴三獨鳴一蓋獨之為字取義於此

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如詩所謂施于中林罝之平

林蓋皆以郊野而言

褚說文衣之橐也左傳取我衣冠而褚之又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是矣莊子云褚小者不可以懷大註布袋也又按漢書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褚絮裝衣上中下謂綿有厚薄之差也文選曰華衮與緼褚同歸此褚字韻會作紵其義不同

史記信陵君傳如以肉投餒虎註餒奴罪切饑餓也韻書曰餒與餧同張耳傳以肉餧虎按禮月令曰餧獸之藥毋出九門註餧音偽喂之也杜詩云回

紇餧肉蒲萄宮又云仍爲餧上六子註餧於僞切飼
也然則餧與餒字恐不同韻書或史記疑有誤也
史記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韻書穀
楮也與禾穀之穀不同詩云其下維穀殷時祥桑
穀共生于朝是也
漢書房中歌曰飛龍秋遊上天註秋飛貌按莊子有
秋駕之說謂駕馬飛騰秋秋然也荀子鳳凰秋秋
註秋秋猶蹌蹌謂舞也揚雄賦曰秋秋蹌蹌入西
園是也
漢文帝臨覇章駘謂夾二水而臨其岸也武帝踞覇

見衛青註居高臨書邊曰廁一云床邊廁也王弇州云武帝踞廁與慎夫人姤廁皆溷廁之廁也此說似是按廁初吏切俗作入聲讀非又廁雜也樂毅傳廁之賓客之中是也

漢書印何纍纍綬若若耶釋者謂兼官握勢也又禮記纍纍如貫珠纍纍蓋是重累之義而朴祥為順天府使詩曰纍纍都護印了了纍如綠府使只一印何纍纍耶其誤用事如此若若韻書云長貌入聲或作上聲恐非

漢書金泥玉檢註檢 曰[illegible]今世書帖簽也後漢書

皂囊施檢註今俗謂之排是也

孟光舉案齊眉說文曰案古盌字謂舉盌與眉齊也

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盌也余謂此說以有據然按說文案几屬也史記漢王賜群臣玉案之食又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萬石君子孫有過對案不食以食案觀之似未害

神仙傳曰玉女投壺天為[illegible]噓按[illegible]音咸開口笑也

漢以來官府皆名曰寺鴻臚寺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以白馬負經舍于鴻臚今洛中白馬寺即其地也後槩稱僧居為寺云按韻書寺刹之

寺與官府之寺字同矣

蘭亭序崇山峻領漢書南有五領之領字皆不從山說郛曰凡山有長脊有路可越如馬之項領故名蓋古字通用耳

黎明語出呂后紀徐廣曰黎猶比也將明之時此說恐誤蓋黎黑也黒與明相雜猶云昧爽宋程大昌攷古編云遲明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尹海平言質明乃將明之時未能變色而相質間也然質釋義正也程說亦未失矣

古者書契多用竹木或縑帛鄧禹言垂功名於竹帛

是也按拾遺記張儀蘇秦傭力寫書遇見墳典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裡夜還折竹為簡寫之云凡簡策篇籍字皆從竹牘札緗素義亦倣此

古人字多借用漢書曰句諸宮人註句遺也與人亦稱句矣司馬相如傳臨卭令日往朝相如則造謁人亦謂朝矣魏文紀以詩賦餉孫權則贈物亦謂餉矣伯夷傳仲尼獨薦顏淵則稱譽亦謂之薦矣詆謗與毋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則毋可稱大人楊脩與曹植書有聖善之感註謂武帝也父亦稱聖善焉援傳釃酒享軍士皆伏稱萬歲潘岳閑居

賦稱萬歲以獻觴則萬歲人臣亦通用矣

古者未能鑄鉄以石爲鍼故謂之藥石石即砭也說文砭字以石刺病也然則以鍼代砭出於後世耳

古詩幕帳雲匼匝寒山子詩匼匝萬重山按匼一作匼滿也然審其詩語似是重匝之意杜詩馬頭金匼匝謂金絡頭也又云周繞貌下說似是

韓文曰與世抹摋按抹摋與抛摋義同如言以手磨摖而抛棄之也樊川詩剝壁横抛摋是也又小說云摩挲猶抹摋也手上下之言也

侯鯖錄曰山東謂衆多爲洋今謂海之中心爲洋亦

水之衆多處也傳稱洋洋乎盈耳洋洋乎發育萬物蓋亦取此義也

侯鯖錄言陶人之為器有酒經為古書有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之語蓋經即瓶也

筆談云除拜官職之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階除謂之除者自下而上更易之義余謂除字蓋謂乘除之意耳

小兒謂之赤子顏師古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按稗史曰韻會尺通作赤赤子之赤本尺字謂始生孩長不過尺餘故曰赤子猶成人不過一丈故

為丈夫也
一字有數義按醫方四字為一錢一字乃二分半也
又謂香曰一字山谷詩香字冷薰籠是也又唐詩
云幾度朝回一字行此蓋言并行也
醉字從卒醒字從生蓋以醉則死醒則生矣酗字從
凶謂以酒而凶也至於危觴與爵字皆有義按綱
目註云爵為名象其形為器取其能飛而不溺於
酒以寓儆戒焉
凡責人以辭曰讓非分而得曰幸男女不以禮交曰
淫空棺曰櫬有屍曰柩饋死曰賵衣服曰襚壙曰

竁下棺曰窆塡竁曰封無主之鬼曰殤又馬善驚
故驚駭字從馬女善妬故嫉妬字從女
詩語不曰雙鴈而曰孤鴈不曰孤鷰而曰雙鷰說郛
以爲鴈屬陽鷰屬陰陽數竒陰數偶故也
扈從之義古人皆以爲未詳而按左傳莊王伐鄭厮
役扈養死者數百人註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
扈從之扈字無乃此義耶言以養馬而從之猶負
覊紲從君之謂也又韻會曰扈尾也後從曰扈余
欲以此求正於博雅君子也
世以好者爲大故謂大鳥大酒大米以精者爲細故

謂細馬細酒細米又大布大帛即麁大之意細人
細作即姦細之意字同而義不同
口也者禍福之樞機也故禍福二字皆從口如吉凶
之吉字休咎之咎字亦以是歟或言士口爲吉小
人之口爲咎
王綸曰病有感有傷有中感者在毛皮爲輕傷者兼
肌肉稍重中者入臟腑最重如中寒中風中暑中
濕中氣中毒中者謂邪入於中也故爲重病云然
則中字當作平聲中酒中寇之中其義亦同
佛語謂文句爲偈道書以一卷爲一局按偈音揭局

音周真誥及説郛輟耕錄皆用之或作弓字誤

楊升菴曰嶺南志云蠻烟蜑雨無別晨暮蜑蛟蜑也余意以蠻烟觀之蜑作蜒似是按蜒音誕蠻屬南夷海種也

皇華集中遠接使於　天使多用雷覽二字雷恐作電是電覽本出華人簡帖盖譏言瞥看之義

金時習遊金鰲錄有北𢬵寺看牡丹詩按𢬵字不見於韻書今俗以剡木引水為𢬵即方言所謂筧音也

我國用字以水田為畓米穀未滿石者為迲柴束之

大者爲造皆意作也柳公祖詞上疏有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字皆有意夷者大弓也戎者十戈也蠻者虫所變也狄者犬所化也倭者委棄人道也以大弓故我國人善射云未知此言出於何處抑公創造語耶

字音

易曰雲行雨施又德施普也論語博施濟衆史記輕財好施皆去聲書曰翕受敷施孟子施施從外來史記外施仁義又設施之施皆作平聲

易曰藉用白茅孟子曰助者藉也又史記枕藉醞藉

蹢藉曰藉皆去聲陸賈傳聲名藉甚又狼藉乃入
聲時俗多作去聲讀非矣
易曰必有餘慶詩曰農夫之慶並音羌韻府云經書
中慶字多叶音羌如一人元良萬邦有慶是也
詩曰行人彭彭音旁出車彭彭駟騵彭彭皆如字又
詩曰其泣喤喤鍾鼓鍠鍠按鍠通作喤音横又詩
織文鳥章書厥篚織文記士不衣織並去聲織錦
綺屬也
詩曰仲氏任只又曰我任我輦孟子曰門人治任將
歸皆作平聲孟子曰不勝其任又伊尹聖之任者

乃去聲但論語曰任重道遠與孟子治任之任似
是一意而亦作去聲何耶
詩曰倡予和汝易曰鶴鳴子和記曰甘受和又曰大
羹不和和字並去聲又調字史記琴瑟不調又三
公典調陰陽皆平音如音調才調韻調字乃去聲
車有二音今俗多誤用按詩大車出車有車轔轔中
庸車同軌及徐續字仲車皆魚韻音居詩有女同
車史記汙邪滿車莊子惠施五車及雪車麴車酒
車河車輔車釣車及人姓名李左車皆麻韻尺遮
切劉禹錫詩精兵願逐李輕車亦作麻韻押音者

宜審之

按韻書炙燔肉也詩或燔或炙孟子膾炙及嗜秦人之炙莊子見卵而思鴞炙史記鵝炙牛炙泠炙行炙皆去聲詩燔炙芬芬書焚炙忠良史記淳于炙輠杜詩炙手可熱勢絶倫韓詩雨淋日炙野火燎皆入聲然則親炙之炙字似當作入聲

按尚書以上古之書故名又主天子之物曰尚如尚醫尚食尚衣是也尚去聲又韻書云尚書官名作平聲而韋昭曰尚上也言最在上總理也如淳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壻曰尚尚主然則當作去

聲杜詩已老尚書郎王弇州詩青雲尺檄尚書郎
是矣
史記畫邑人王蠋註畫音獲齊西南近邑也宋邢昺
云孟子三宿出晝當作畫字之誤又漢書霍光止
畫室中此當作畵室
史記郭解貧人貌榮名杜詩畫工如山貌不同又屢
貌尋常行路人又貌得山僧及童子按貌皆入聲
稗史云貌音墨今考韻書當音邈亦作須描畫也人
貌二字本出莊子
莊子曰孰主張是張字韻府作平音而晏叔原詩春

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作去聲用何耶

漢書供張東都門外左傳張吾三軍之張字皆去

聲韓詩亦足張吾軍此也

綱目大陰人嫪毐音[illegible]愛而翰林取才時先朝朴判

書好元讀毐為毒落講不得除翰林近時黃掌令

汝一讀為繆毒合堂笑之僅免落講黃是能文之

士而於綱目盖未及領略耳

按天下模楷李元禮楷去聲乃協韻也世多錯認為

平聲故曺梅溪博雅之士而製忠清監司孫舜孝

教書曰清風峻節李元禮之模楷茂德高名韓吏

部之山斗謬矣沈一松贈余詩曰模楷符元禮精英邁謫仙是矣

晉書曰平生無長物長餘也去聲與冗長之義同張長公汲長孺司馬長卿長字皆上聲洪忍齋律詩云朝端不復逢長孺作平聲用謬矣

漢晉時人多稱阿乃語辭也如曰阿戎阿咸之類皆音遏入聲曹操稱阿瞞陳后爲阿嬌亦同意又阿誰字出龐統傳阿難見佛書

脉脉字出隋史賀若弼曰何脉脉耶註脉脉有言不得志之意一說脉脉不悅貌陳濟曰脉本作脈按

韻書及說文註云眽目略視也陳說似是如古語
吟眼相看不相親之意

沈括筆談曰楚詞招魂句尾皆曰些〻今夔峽湖湘人
凡禁呪句尾皆稱些〻乃楚人舊俗按些〻蘇箇反唯
些〻小字爲平聲今人或作平聲用誤矣

杜詩飯抄雲子白東坡詩白首尚抄書簡齋詩遠客
新抄陸氏方抄皆作平聲用按抄亦作鈔又寫錄
之目曰抄揩幣亦曰鈔此則去聲

稽首之稽字去聲而華使黃洪憲詩曰東國衣冠盡
拜稽中朝之人亦失於押韻何耶我國則雖以文

章自名如客齋湖陰亦未免此失多不辨平上去
聲而用為律對盖於字學未精耳
道學之外經學史學尚矣至於字學亦不可缺而我
國人鮮能致意非但字義如音韻高低多不了解
如是而可與論詩乎楊誠齋曰無事好看韻書又
晁景迂日課識十五字此可為法
差字有五音一支韻參差一佳韻使也又佳韻簡也
一麻韻錯也又等差也一卦韻去聲病除也射有
四音從言射則音赦以射物而言則音石官名僕
射音夜律中無射及詩矧可射思並音亦莊子邈

姑射之山音亦或音夜又繆有四音謚則音穆如
秦繆晉繆之類姓則音妙綢繆音樛紕繆音謬背
戾也又行有四音一庚韻步也一陽韻伍也一敬
韻德行也一漾韻次第也
字音之異者如於戲音嗚呼子諒音慈良齊衰音咨
崔從臾音縱勇陂池音坡陀毒冒音代妹欸乃音
奧靄冒頓音墨特休屠音朽除閼氏音焉支万俟
音墨其可汗音克韓此類甚多
世俗作字偏旁多誤如愽愶二字從十揚州之揚從
才沐浴之沐無點沭陽之沭有點音述賜愓及鉉

錫疆場字並無橫畫陽場及鏤錫字乃有橫畫學
者不可不知
平上去入爲四聲而如甲葉片舍之類謂之合口聲
本朝崔世珍最曉漢音著四聲通解以傳於世余
赴京時見安南國人用合口聲中朝南方人亦間
用之與我國之音相近而中朝官話則絶不用合
口聲王世貞言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沈約四聲遂
闕其一是也按性理大全曰胡僧了義始以三十
六字爲翻切母奪造化之巧今字母反切蓋出於
此

韻書咳或作欬㕧或作欨嘆或作歎噴或作歕嘯或

作歗至於欷歔欲歌字皆從欠盖古者欠與口同

義亦謂吳歈之歈字當通作喩未知然否

翰羽毛也平聲如文翰詞翰屛翰藩翰並去聲詩云

之屛之翰選詩云弱冠弄柔翰是也然高適詩則

是弄儒翰作平聲用何耶按韻府晉張翰音去聲

而古人謂翰字差鷹乃羽毛之義當作平聲又瀚

海北海名小說以禽鳥卵育於此故名今東北海

鳥水禽多產卵胡人常取食云然則瀚亦當作平

音韻書作去聲

瀧水之瀧音雙句讀之讀音豆月氏之氏音支先零

之零音連獻尊之獻音荷寧馨之寧音寗選懦之

懦音軟盟律之盟音孟矰繳之繳音勺枹鼓之枹

音孚綸巾之綸音關犧尊之犧音梭率更之率音

律落魄之魄音拓椎結之結音髻戲下之戲音麾

受釐之釐音僖旁魄之魄音薄旖旎之旎音儺玄

端之端音冕皐比之比音皮君漢之漢音灘井幹

之幹音韓伍員之員音運隆準之準音拙袒免之

免音問按宛委餘篇伍員之員字為去聲而韻府

群玉作平聲未知孰是

干支中丑字本上聲而俗作入聲壬字乃平聲而俗作上聲謬矣又辰音辛而俗作真音以與申同音故也

周禮中奇字如法為灋柄為枋邪為衺義為嬟呼為嘑拜為𢷎韶為磬怪為傀暴為虣鮮為鱻槁為薧螺為蠃魚為𩵋吹為龡埋為貍陵為䘩摘為硩駭為駴擲為擿艱為囏魅為鬽盖古文也

朱之蕃海篇心鏡論字義音律曰五音一宮土音舌居中二商金音口開張三角木音舌縮却四徵火音舌柱齒五羽水音撮口聚又曰東方喉聲何我

剛諤謌可康各之類西方舌聲丁的定泥寧亭聽
曆之類中央牙聲更梗牙格行莘亨客之類南方
齒聲詩矢之食止示勝識之類北方唇聲邦龐賓
辟白墨朋密之類即此而究之則聲律之清濁可
易分矣

芝峯類說卷八

文章部一

文

魏文帝曰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一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徒知文章之可貴而不知道學之尤貴者也

王世貞曰檀弓考工記孟子司馬遷聖於文者班氏賢於文者莊列楞嚴鬼神於文者此言是矣余欲加之曰易與春秋聖於文者左氏賢於文者老子鬼神於文者

王弇州曰諸文外山海經穆天子傳亦自古健有法余謂素問文字亦高古雖非岐伯本經必是先秦人所為而古人無稱道之者何耶

南華之於文乃天地間一種議論一種體制變化如龍奇怪如幻不測如鬼神可謂奇之奇變之變玄之玄妙之妙古今文章未有能出其機軸之外者惟佛之於言語亦然但其文字不雅是則譯解所致也

陸放翁云國語吳越等篇文字高古雖使堯舜禹湯見之亦必稱羨今成雙泉汝學言詩至盛唐無以

復加雖使聖人見之亦必稱善余以爲然
明人於西京之文在高惠文景之世者曰初漢文在武帝之世者曰盛漢文在宣元以後曰中漢文猶唐詩之分始盛中晩唐也夫文章與世升降不過二三百年之間而體式易變氣格漸微如階級之下如江河之流不可復返學者於漢唐觀其詩與文而尚論其世則不待辨說而自知矣
古人云巧遲不如拙速然枚乘爲文敏疾相如制作淹遲而葛洪以相如爲善顔延之應詔即成謝靈運沉思乃就而鮑照以靈運爲優秦少游對客揮

毫陳無己閉門覓句而後人不以少游爲勝所謂疾行無善迹者非耶

李白之樂府古詩少陵王維之五言律沈宋王岑之七言律王昌齡李白之絶句韓柳之雜著左氏班馬之叙事莊周之寓言屈原之賦騷皆文章之妙也

曹子建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有不善應時改定此言甚善李登報云言人詩病者曠翊之父母爲說雖過比諸諱病而忌砭者亦有間矣

明人有言西京以前諸子之文文有餘而道不足宋

以後之文道有餘而文不足余謂西京以前之文
非文有餘質有餘也宋以後之文非文不足質不
足也且道字不如理字之尤襯着矣
殷璠曰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
能審察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余謂於詩
亦然以盛唐言之如王維是神來高適是氣來孟
浩然是情來宋以下詩未知所來而體多鄙俗者
得自別耳
古人文章亦多模倣如揚雄及離騷出於屈原離騷
曹植七命張協七啓出於枚乘七發東方朔答客

難揚雄解嘲出於宋玉答楚王問韓退之送窮文出於揚雄逐貧賦是知創始難而模倣差易耳

韓退之柳子厚所著多相似韓有平淮西碑銘而柳有平淮夷雅韓有送窮文而柳有乞巧文韓有張中丞傳而柳有段太尉逸事狀且韓之原道佛骨表南山詩柳不能作矣柳之晉問天對韓亦無矣

朱子言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力量不如先秦戰國余謂斯言信矣古今人材所以不相及者皆由力量不逮故也豈唯文哉

古人謂文章以氣為主其說尚矣至柳子厚乃曰為

文以神志爲主余以爲神者變化不測之謂志者氣之帥也旣曰志則氣不足言也旣曰神則志不足言也故余斷之曰文章以神爲主

歐陽公言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余謂詩文多則多少則少隨意而成意盡而止如韓愈之原道杜甫之北征不厭其多韓愈之獲麟解孟浩然之絶句不嫌其少矣

蘇東坡云文章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未易以私口舌貴賤余謂是說信矣然文章固無定價苟非具眼孰能辨之而世之昧者妄肆雌黃不實金玉而

竊見燕石者多矣是故文章之難知甚於金玉也噫
鞏曾曰如風行水如虫食木自然成文不假琱飾又
曰虫之食木無鉾可見蚕之作繭無罅可尋余謂
文貴自然不假人巧至此則為無所用其力矣凡
為文詞者不可不知此言

姜夔曰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
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余謂不雕琢不
敷演則不足謂文也然雕刻而不傷氣敷演而不
傷骨難矣是故文之所貴氣骨而已

陳后山曰善為文者因事而出奇如江河之流順下

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余謂后山真知言者

王世貞曰懶倦欲睡時誦子瞻小文及小詞亦覺神王金謂弇州詩文與蘇門户不同而酷好如此何也

捫蝨新話曰文章要宛轉回復首尾相應乃爲盡善山谷論詩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乃常山蛇勢也所論相同

沈約曰文章當從三易謂易見事易識字易讀誦又

姜夔曰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此即作文之法令人乃欲以艱澁為工何也

梁裴子野為文操筆立成不尚靡麗或問其能速者答曰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余謂夫文猶造化也成於心者必工而成於手者不必工固也世之能成於心者鮮矣其不工也宜哉

事文類聚曰歐陽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晚年多改定前作余謂文不厭改如此着工夫當有進益可為作者之法但魯直近名矣

宋子京曰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

臣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詩亦然此可為作者之法也今人粗能屬文則自以為足而不復求進故未小有得而止矣

蘇子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滔滔汩汩一日千里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余謂惟其自信之篤故其言如此若今世之人既以此自許則其有不笑而排之者乎

歐陽文忠言觀人題壁亦可知其文章余謂斯言是矣但觀題詠鮮有佳者亦知文章之難也

陸務觀筆記云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

之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李奎報文曰今古以來未若東坡之盛行自士大夫至于新進後學未嘗斯須離其手咀嚼餘芳者皆是余謂秦漢以下文章之可尚者多矣而時俗所尚至今如此何耶

王世貞曰世之於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中一時之所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為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引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余謂有所挾有所假而為名者皆一時之名也

爲足與論於萬世之名哉然世之名文章者皆有
挾焉者也
人之材稟不同如其面未可以一槩論也學者無論
唐宋惟取其性近者而學焉則可以易能世之教
人者所見各異互相訾嗷喜唐者勸之以唐嗜宋
者勗之以宋不因其人之材而惟己之所好其成
就也亦難矣
人有身居堂下眼在管中而妄論古人優劣或闡人
所言而定其是非如此者非有真知實得者也至
其所自為詩若文則不惟不及古人有若小兒之

學語舉子之常談而已自識者見之豈不憐且笑哉

東方人性多懶緩於一切事都不肯着實故雖技藝之末不能如中國人況文章雖曰小技亦業之精者也非着力有得不可易言乃欲不讀而能之不勤而得之惑矣如此而謬為大言曰唐萎弱不必學也宋卑陋不足學也其可乎哉

文體

文有各體而惟箴銘最久按舜作箴禹聽箴規堯舜銘盤盂此其始也然漢藝文志曰黃帝有金几之

銘古逸書亦載黃帝巾機銘盖銘尤古矣
頌始於商而皐陶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等
語已似頌體頌之時義亦遠矣
史記張儀相秦為檄告楚之相云云盖檄之始也
秦始皇瑯琊臺銘三句一韻之罘刻石銘會稽山碑
皆三句一韻後世作頌之法盖始於此云
劉勰曰漢劉歆移太常此文移之所起也孔德璋北
山移文倣此
庾信春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其實詩也李白鳴皐
歌王維送友人歸山歌其實賦也六朝至唐之文

其實四六也

唐之文體至昌黎始變而古矣唐之詩體至昌黎始變而文矣

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醉翁亭記亦用賦體王荊公觀子瞻醉白堂記曰文辭雖極工乃是韓白優劣論耳噫以歐蘇而猶有此評况今世之文乎

騈偶之文源始於東京而濫觴於魏晋至六朝極矣唐宋以後則凡誥勅表箋書啓檄文露布上梁疏語莫不用此為式絺章繪句工則工矣然過於雕

刻文槩亦甚漢人尙詞賦於博奕卜筮其以是歟
先秦以上之文古矣不可尙已大抵文至於西京而
特盛詩至於唐而大成四六至於宋而尤備今中
朝人文尙秦漢詩尙唐調頗變宋元之習而自成
一種體格惟四六則不能小過於宋故謂明無四
六云
文之屬有箴銘頌賛誥語制勅册赦文表箋啓狀書
疏劄封事議奏咨揭帖檄露布序記志傳跋引策
論義祭文祝詞哀辭誄青詞致語上梁文賦辭焉
詩之屬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聯句絶句律

詩排律古詩長短句歌詞樂府焉古今工為文詞
者衆矣而能工各體者亦尠矣按須行天下曰詔
通一國曰勑
魏晋以後皆做屬對文字至唐韓昌黎掃去此習而
柳子厚初年所作亦多偶對如陸宣公全用雙關
文法而混成圓轉自成一家之文少無穿鑿湊合
之跡亦自奇矣
道場醮祭之文曰青詞亦曰青表按韓詩註天寶四
載詔太清行事停祝版用青詞云盖拜章奏表之
事起於唐而盛於宋矣

古人表箋中稱誠惶誠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者謂之中謝中賀稗海曰今人於首聯之下用短句言震惕之意而復接以中謝之語未免重複云盖今時則不用此格矣

大明高皇帝諭群臣曰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自今凡奏疏表文毋用四六對悉從典雅又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韓愈賀雨表頒為天下式故至今誥勅文字皆典實不繁與宋元體式全別

我國科舉之文其弊甚矣四六冗長全似行文所謂

行文又似公事場文字詩賦有入題鋪叙回題等式尤與文章家體㨾全別故雖得決科遂為不文之人何以致用於世乎必大變機軸而後可矣

我國科文中四書疑體式極是無謂嘗見中朝書籍中有四書疑一篇乃胡元時浙江鄉試之作也與今科場所製文字如一我國科文之弊盖源於此

文評

藝苑巵言曰長卿以賦為文故難蜀封禪綿麗而少骨賈傅以文為賦故弔屈鵩賦率直而少致又曰太史公千秋軼才而不曉作賦其士不遇賦絶不

成文理余謂以賈馬之才尚未免如此况後世以
文為詩者乎
王弇州言子雲服膺長卿嘗曰長卿賦不是從人間
来其神化所至耶研磨白首竟不能逮乃謗言欺
人云雕虫之技壯夫不為遂開千古藏拙端為宋
人門户余謂弇州於此能覰破子雲心事
李陵答蘇子卿書頗取李陵傳及太史公書而為之
其為贗作無疑然觀其文氣非六朝人手似是漢
魏間人所為也其曰丁年奉使皓首而歸按二十
為丁則與史記始以彊壯出者相戾溫庭筠蘇武

廟詩云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盖用
此也
王羲之蘭亭叙管絃絲竹古人以為語衍而複坐此
不入於文選然是叙在晉文中甚佳不無遺珠之歎
歸去來辭古今絕唱其結語曰寓形宇內復幾時曷
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語意似莊子而正且以歸盡二字為結甚好
文中子曰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
古之夸人也其文誕劉孝綽鄙人也其文淫湘東
王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

也其文屋即此觀之文出於其人之性情審矣
滕王閣序前輩以為有三病謂四六成文一也疊叙
己事二也尾以四韻三也盖子安沿陳隋之餘故
文體如此

歸去来辭曰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有與物
同樂之意善字或作羨非行休云者以其集中詩
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觀之行猶將也非行止之謂也
元結大唐中興頌首曰孼臣姦驕為昏為妖似欠頌
體韓退之平淮西碑銘曰往在玄宗崇極而圯序
曰物衆地大孼芽其閒語圓無痕迹可謂得體且

次山序薛曰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亦似於李王
弇州譏之是矣

古戰場文費許多文字而不及唐詩可憐無定河邊
骨猶是春閨夢裡人一句言簡而盡

韓昌黎送孟東野序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又曰臯陶
禹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夔假於韶以鳴伊尹鳴商
周公鳴周云云前輩有言此段非所謂不得其平
者指以為疵病未知然否

韓退之黃陵廟碑云潮州属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
廟禱之其冬移袁州以私錢易廟以報之公豈真

畏死者耶觀潮州謝上表則辭語悲苦至言封禪
頗有乞憐之意與佛骨表如出二人手何向者倔
強之氣頓挫於一斥黜之間耶公豈眞畏死者耶
陳后山云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
北嶽醫閭鬼神受職曾布賀赦表曰鉤陳太微星
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世莫能輕重之後當
有知之者余謂析木天街北嶽醫閭云者蓋以唐
憲宗時河北始平故言曾表並擧崑崙渤澥而曰
波濤不驚則崑崙乃山名恐未穩
陳后山曰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

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夫文章一技而或有長短古人已然況今人才不及古人而乃欲率爾任氣自以爲無所不能者果何如也

范文正岳陽樓記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按傳奇唐裴硎所著小說也余見今人作文多襲小說文字而能識辨文體者亦鮮矣

謝疊山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蓋襲陸海潘江之喻而爲此言也按楊用脩曰柳如泉宜改作柳如江云

東坡赤壁賦唐宋以來無此作矣末端語意全學莊子

東坡之文叙事非其所長如司馬温公碑序亦議論體也唯表忠觀碑序及銘俱善韓文公碑後詩亦佳

蘇東坡潮州碑云西遊咸池略扶桑按淮南子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則西字恐誤作東字是

汪彥章草詔曰傳祚九君世無失德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句則好而語疊温韋曰漢家之厄十世云云二句若移上句為下句則尤善未知如何

成慵齋俔曰崔致遠雖能詩句而意不精雖工四六而語不整余謂此言未必通論而致遠詩文亦豈無小疵但新羅時文風未振而致遠倡之故我東人言文章者必稱致遠如不可幾及者耳致遠所撰桂苑筆耕皆偶對之文而詩則窓外三更雨燈前萬里心一絶與畫角聲中朝暮浪青山影裡古今人一聯最佳

礪城尉宋寅號頤菴以善楷書屬文有譽於時今遺集出而其名損於前日豈以所見不如所聞故歟

林悌為愁城志其言別離曰欲避之於天上遇牽牛

織文而逐佳矣
尹繼善達川夢遊錄雖出於寓言而語涉鬼怪非生人所可道也不數年而夭亦異矣
韓久菴百謙曰漢氏受命天下一統其文之特出者司馬遷賈誼筆力雄豪意思不帖帖與漢高祖立國規模相似至揚雄班固始用意裝點漸向細密去西京渾厚之氣蕭然不振此言似是
嘗見俗人無具眼又無具耳唯習熟見聞以時之先後近遠為優劣而輕重之者擧世皆是也雖使古之文章豪傑之士如揚馬李杜復生於今之世世

豈有知而信之者哉余竊感焉
崔岦文曰能者為之而不能者議之知者言之而不
知者擇之斯言信矣余見世之能且知者百無一
二而不能與不知者皆是獨奈何哉況不能而自
以為能不知而自以為知自以為能者人亦以為
能自以為知者人亦以為知其可笑也是故以能
下於不能以知屈於不知乃君子處世之大方也
我國之人用功於詩學者衆矣至於散文則全不着
力故鮮有可觀如容齋湖陰亦不能工於文佔畢齋
號為東方之巨擘而多用俗下文字其他何說焉

以濯纓之雄於文而短於詩詞所謂詩有別才者信矣柳西垌平生自力於翰墨而為千古最盛殿殊不似作者蓋散文非其所長爾

古文

稗史載周武王十六銘中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几銘曰皇〻惟敬口〻生詬口戕口盤銘曰與其溺于人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此為最善

愽物志載成王冠祝辭曰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按此祝雍所作可謂辭簡而達矣

屈原作天問釋者以為天尊不可問故不言問天而曰天問然則柳子厚作天對〻乃自下應上之辭似未穏

屈原天問曰厥利維何而顧兎在腹註顧望也顧兎月中兎也韓退之詠月詩曰浄堪分顧兎盖出於此但謂之顧兎未知何義豈以兎望月之說而云歟

枚乘七發云陽氣見於眉宇之間註喜氣内畜必見於陽故今相工以眉間黄色為喜氣韓詩曰眉間黄色見歸期東坡詩曰時看黄色起天庭是也

陶靖節文曰隣靡二仲室無萊婦而按通鑑淵明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則可謂不愧萊婦矣所謂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是也

宋文帝受命頌曰南通舜梧北平堯柳二字未詳所出按小說堯舜之地東極扶桑西通細柳云蓋用此也是時南北未混一故曰北平堯柳

文選曲水詩序曰龍文飾轡青翰待御註龍文馬名青翰舟名又史記秦武王舉龍文鼎絶脈而死此則鼎名駱賓王詩霜劒轉龍文此則劒也按博物

志歐冶子作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是矣
古文有曰學慚鼠獄智之雞碑鼠獄用張湯事雞碑
稗史云晉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尾屑作鄭
玄碑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人皆驚嘆蓋鼠獄
與雞碑皆幼年慧解事故作對耳
梁蕭明與王僧辨書曰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按
滕王閣序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蓋出於此而
却着青紫二字耳
庾信文曰忠泉出井孝笋生庭二句蓋用耿恭拜井
孟宗泣竹事又哀江南賦曰寃霜夜零憤泉秋沸

此蓋用李廣利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事也
滕王閣序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廻桂殿蘭宮列
崗巒之體勢按西京襍記梁孝王築兔園々中有
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々間有鶴洲鳧渚云々
桂殿蘭宮蓋用陳思王事皆以譬滕王也
滕王閣序曰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
照臨川之筆按睢陽梁孝王都有竹園故古詩去
修竹令人悲鄴即魏都曹植詩云朱華冒綠池此
比滕王也彭澤之樽以陶淵明有酒盈樽臨川之
筆謝靈運為臨川內史鮑照謂靈運詩如初發芙

著自然可愛蓋用此以美之

滕王閣序曰童子何知又曰三尺微命蓋自謂三尺童子也按勃時年十三或云十四事見唐書及稗史事文類聚諸書

滕王閣序曰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按投筆乃班超事與宗慤是二人視上句不稱又註者以王將軍之武庫為王濬孟學士之詞宗為孟浩然余謂浩然是布衣且後輩王與孟蓋當時座上客也又唐書孟學士為閻公女壻云而小說閻公使壻吳子章預構以待云其說

不同

滕王閣序曰孟嘗高絜空懷報國之心按孟嘗東漢時為合浦太守去珠復還註者指為此人而且高絜云者於孟嘗事未有所考為可疑又按薛包字孟嘗東漢順帝時人陶靖節集有薛孟嘗贊疑即此也且空懷報國之心與寧知白首之心似疊而一篇之中言孟姓者三豈得之盜爾耶

滕王閣序又曰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或謂悲作非為是未知然否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曰仲舉澄清之志未極庾途仲

舉陳蕃字也攬轡澄清乃范滂事而此作仲舉何耶

元萬頃為李勣草檄責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离支曰謹聞命矣從兵固守高宗乃投萬頃嶺外云是時勾驪蓋有人焉蘇東坡以蓋蘇文為英雄亦必有所見矣

駱賓王文曰輕投木李以代疏麻詩曰疏麻空有折芳桂湛無斟按楚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蓋出於此

駱賓王檄曰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按

左傳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班分布不進之貌北
風起盖以胡馬依北風故云下句亦以劍氣故用
南斗耳
大唐中興頌云復〻指期按漢書何武傳奏罷刺史
更置州牧後皆復〻故注依其舊也上音如字下
音福
李白書曰青萍結綠長價於薛下之門按下當作卞
青萍劔號結綠玉名薛〻燭越之知劍者卞楚之
卞和也
唐肅宗德音詔歷舉有功諸臣姓名而唯郭子儀李

光弼去其姓曰朔方處置使子儀蘇國公光弼蓋尊之也如漢書稱丞相何丞相光也但蕭何賜劔履不名霍光不名曰博陸侯姓霍氏云則與此異矣

韓文曰有形無聲者至石是也有聲無形者風雷是也有聲與形者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又曰及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無聲與形者物恠是也余謂鬼神者氣而已矣故曰二氣之良能也及乎常則為恠矣

韓文曰種學績文按王勃所至請托為文金帛山積人

謂舌織而衣筆耕而食盖用此語以耕爲種以織爲績耳

韓昌黎祭柳子厚文曰子之視人自以無前盖言其爲人病痛也又曰非我知子子實命我是昌黎未嘗以知己許子厚也古人爲文不苟如此

韓昌黎文云惟陳言之務去按諸說皆以蹈襲前作爲陳言然余意陳言非特指古人語句盖以其時綺麗駢偶之文爲陳言也

韓昌黎爲董溪誌銘曰父子間自爲知己余甚喜其言今有不類子家有賢父明師而不能知又不肯

一學况望其為知己乎是故有同室不知而千里之遠知之者有同時不知而千百世之後知之者噫士不能遇知於當世而欲俟後世之子雲豈不難哉莊子所謂萬世之後一遇知解猶朝暮遇之者此也

一柳子厚哭張後餘辭曰天之殺恒在善人而佑不肖

一莊周以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耶語甚迫切盖有激而云然歷觀古今福善禍淫之理其爽也久矣子厚之量亦太狹矣韓昌黎與崔群書曰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起

也說得頗委曲

柳子厚表曰一覿龍顏萬死猶足猶即斆名可謂妙對也後人又作萬死為足按說文為母猴也尤妙

羌山堂外紀云柳子厚守柳州築龍城得白石有刻曰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甿制九醜韓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也

唐學士封敖慰邊將傷夷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又盧汝弼傳四方檄曰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蓋邪音爺與子正對流離梟也與狼狽亦正

對時以為佳

羅隱為錢鏐作賀昭宗更名曄表曰左則姬昌之半字右則虞舜之全文當時稱妙云余謂下句虞舜全文不及上句矣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〻火城按小說云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擁焉謂之火城唐詩曰銀燭朝天紫陌長唐時則盖用銀燭矣今中朝百官皆用篝燈前導但燈之大小以官之高下為次第云

范仲淹初隨母適朱氏冒姓朱名悅登第後乞歸姓

表云志在投秦八境遂稱於張禄名非覇越浮舟偶敓於陶朱按唐節度使成納本姓郭鄭準代為乞歸姓表云名非覇越浮舟難敓於陶朱志在投秦八境遂稱於張禄盖文正全用此句而於范姓尤切着

東坡作硯盖銘辭合硯盖二字云研石猶在峴山已稹姜女旣去孟子不来又俗傳金姜二字云一點王人去雙鬟公主来亦破字也研石或作碣石

蘇子瞻論曰顛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子瞻此言必有所據而今按顛王當周

之末王室衰微其所敢為無可考見但謚號為顯聖王無乃以此得神聖之稱耶

東坡撰韓文公碑曰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已又曰幽則為鬼神明則復為人此即佛氏輪迴之說也蓋東坡晩年喜佛故其文如此

小說洪皓在冷山祭徽宗文曰歎馬角之不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雨氷天俗傳冷山即今別害堡也在雪寒嶺之北三水之境地最高寒恐不是又按朱子大全以此為朱弁在虜中所製而雨作灑

元播芳賀表曰兼胥瑞色西域歡聲今人多襲用其
語而不知其意按張九齡詩曰瑞雲兼捧日芳樹
曲迎春乃知兼字出於此兼盖簇聚之意

醉賦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吾乃今日覩西王母皬然白首
山海經曰王母戴勝虎齒善嘯王世貞以為此盖
王母所使金方白虎神也又小說云西王母非婦
人乃究王母寡之類而後人附會而為之說耳余
意此說頗有理按舜時西王母獻玉環及穆天子
傳云云與道家所稱王母似非一人

司馬相如賦浮文鷁謂舟也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史記註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故謂船曰畫鷁又郭璞云江東貴人船前畫青雀滕王閣序青雀黃龍之舳是也韻書鷁五歷切與鷊同

楊雄反離騷曰欽吊楚之湘纍又曰懸吾纍之衆芬註不以罪死曰纍樊川詩曰勃鬱吾纍怒此指李甘得罪竄死故言按韻書纍繩索與縲絏之縲同事文玉屑云纍臣纍囚之臣有罪自稱之辭然則所謂湘纍蓋亦是纍囚之義

楊雄甘泉賦玉樹青葱揚愼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

衆寳為之以娛神左思三都賦序譏其不當言誤矣按漢武故事上起神臺庭前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云楊說蓋是

西都賦指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楊慎云風俗通白間古弓名猶黄間也文選以間為鷴非也又選賦皎皎白間註窓以白塗之杜詩白間剥畫虫是也又子美聽蘇溪誦詩曰余髪喜却變白間生黑絲此言因喜而髮變黑也

曺子建洛神賦以宓妃比甄后而作也柳子厚天對註后羿夢與洛水神宓妃交按宓妃伏羲氏女溺

洛水為神李義山詩云宓妃留枕魏王才留枕即甄后事但以子建為魏王未穩

歸去來辭曰策扶老而流憩按晉戴凱之竹譜云節一曰扶老

歸去来辭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按韻書耔上聲不當通用而如此可疑

陶淵明作閑情賦非幽閑之謂也盖以女色能移人情蕩則難反故防閑之耳然語近猥褻梁昭明曰白玉微瑕惟在閑情一賦云

文選雪賦姬滿中歌於黃竹按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上大寒雨雪有凍人天子作黃竹詩三章以哀之李商隱詩瑤池阿母綺窓開黃竹歌聲動地哀此按穆王既别王母舍於曠野東歸而歌黃竹云云似與此不同宋文選成侃新雪賦云黃竹中於漢歌此以穆王為漢亦謬矣

庾信哀江南賦曰茂陵之書空聚按漢武內傳武帝崩遺詔以道書三十卷置棺中貯之金箱後河東太守張純以書進宣帝示左右有武帝典書中郎冉登流涕曰此先皇殯時物因何得出宣帝悽然

驚愕以書付武帝廟中其茂陵宛然如故二云盖用此也

哀江南賦曰侍龍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車天軫註樂有文武絃言已並進於文武間也余謂註說未盡武帳按漢武坐武帳註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文絃按樂有文王操又廣雅云神農氏琴五絃文王增二絃盖用此而言侍從親密之意也

哀江南賦曰荆艷楚舞唐詩曰落日清江裡荆歌艶楚腰按秦莊襄王名楚故史記始皇紀諱楚為荆荆即楚也恐未免語疊又説郛云吳歌曰激楚之歌

曰艷今謂艷楚腰則未穩

庚子山華林賦落花與文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齊梁間此格甚多不可盡數王子安落霞孤鶩之句實出於此而當時以為奇于後世因以膾炙何也

庚闡揚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韓退之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張祜詩草色粘天鶗鴂恨秦少游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皆用庚語耳

梁蕭子雲賦長卿曉翠簡子秋紅長卿藥名徐長卿也按稗史簡子蔾藤實赤如鷄冠云

顓之推賦歲精仕漢風伯朝周歲精東方朔也風伯稗史言箕星好風故以箕子為風伯云語則新矣

王朗懷舊賦曰將軍出塞之臺公主望鄉之館王勃詩云九月九日望鄉臺按述異記曰漢成帝遣將軍王潰戍邊及王莽篡逆潰與莽有隙不敢歸因逃入胡中士卒相率築臺為望鄉之處又晉永嘉亂安陽平城两公主奔入两河界為民家妻常有故鄉之思村民共築臺以居之謂公主望鄉之館

老杜賦曰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欲立東坡詩天外黑風吹海立乃用此也

李義山恠物賦曰猾狐氏能以烏為鶴以鼠為虎以蚩尤為誠臣以共工為賢士以夏姬為廉以祝鮀為曽誦節義於蹇淀蕢韶曼於嫫姆云云噫甚矣恠物之為恠也義山之文亦恠矣

蘇子瞻秋陽賦曰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公子指趙令時即宋宗室也以其名時破字而言

東文

高麗時朴寅亮請復還疆界表結句曰歸汶陽之故田撫存犞邑回長沙之拙袖抃舞昌辰又世傳賀

皇帝復位表云普天之下如日再中嘉靖年中皇
帝以宮人謀逆捕誅頒詔天下金慕齋安國作賀
表以日食既而無虧天網踈而不漏為對亦奇矣
澠水燕談曰高麗使臣金第朴寅亮將由四明登岸
為海風飄至通州謝太守曰望斗極以乗槎初離
下國指桃源而迷路誤到仙鄉又龜山寺詩曰門
前客棹洪濤急竹下僧棊白日閑等句中土人亦
稱之云金第東史作金覲
王闢之澠水燕談曰高麗使朴寅亮答象山尉張中
詩序有花面艶吹愧隣婦青唇之動桑閑陋曲續

郢人白雪之音神宗問青唇事左右皆不能對張九老奏太平廣記有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烟裡面恰似霧中花其隣妻效之夫為詩云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遥看烟裡面恰似鳩盤荼按佛語鳩盤荼甕形也亦曰魘鬼畏妻如鳩盤荼本唐裴談事也余謂寅亮文辭雖好用小説不經之語為未善

李奎報狂辨曰世人平居容貌言語人如也冠帶服飾人如也一朝臨官涖公反側不同倒目易聽眩亂相蒙卒至顛躓而後已此則外雖儼然而內實

狂者也余謂茲狂也不有甚於世之所謂狂者乎
然則世之視外而遺內者其是非毁譽皆此類也
夫

按李奎報以左司諫出為桂陽府副使一年以禮部
郎中召還桂陽今富平府去開城隔一水乃便近
地也而其謝表曰果陷風波之謗出司嵐瘴之鄉
又祖江賦至比之於長沙之濕卑憂嗟戚戚若不
可堪為人浮躁可想畢竟諂附權臣以賭崇爵無
足怪矣

金慕齋慰太廟安表有曰倘出仁愛之心議者謂倘

字未妥易以或字慕齋不得已從之中朝禮部官
見之曰表辭甚善唯或字未穩慕齋聞之曰朝廷
不聽吾言果何如也　先王朝謝漂流人表脫死
之脫字誤以奪字書塡旣發之後始覺其誤該官
及寫字官等並論罷改書追送又謝恩表短句曰
職守藩屛〻字以平音誤用使臣申湜到義州啓
稟乃以職守屛藩改送或謂以藩屛爲屛藩未穩
尚議政震亡子祭文曰前年汝喪子今年吾喪汝父
子之情汝亦知之嗚呼哀哉可謂辭約意切
有爲甁銘曰啓乃心沃朕心好矣

壬辰大駕行在龍灣李玉峰好閔製教書諭士庶有曰凉秋乍動邊地早寒地維已盡予將何歸瞻彼長江亦流于東思歸一念如水滔滔辭意懇到聞者莫不流涕文字之感人其易如此

崔岦撰賀冬至表曰地中之陽聿動節回小春天下之慶攸同儀視元會按小春乃十月歐陽公詞云十月小春梅蘂綻盖以梅始綻故曰小春崔以冬至為小春則誤矣

黃檜原愼於丙申年間以天將沈惟敬接伴官入釜山倭營久處賊中又以通信使赴日本危困極矣

而少無怖色竟得全還其誓海文略曰豺虎叢中
既持二年之節蛟龍窟上又乘八月之槎捐軀是
甘稽首自誓其遭時板蕩許國驅馳雖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然州里蠻貊可行乎哉賴有衷赤之不
渝可質上蒼而無愧數千里行役何敢一毫憚勞
二十年工夫正宜今日得力苟可安社利國死且
不辭如使辱命失身生亦何益云云辭甚精工

文藝

藝文卮言曰三代以後人主文章之美無過於漢武
魏文其次漢文光武晋簡文宋文帝元魏孝文梁

武簡文元帝陳後主唐文皇明皇文宗南唐後主
蜀王衍孟昶宋徽高孝而著作之盛則無如蕭梁
父子云按梁武著經義通史等二千餘卷元帝撰
金樓子等四百卷昭明太子撰古今文選等八十
卷簡文撰老莊大義等六百餘卷亦多矣哉
漢蔡邕傳曰自古鬻文未有如邕者又唐李邕長碑
頌受納金帛鉅萬杜詩云千謁走其門碑板照四
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劒几義取無
虛歲是也前後一邕而李之鬻文尤勝於蔡矣
晉王融謂劉孝綽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丘

壷鞠見人談沈約文進曰何如裁未進時杜審言謂沈武曰吾在多壓公等余謂自古文人矜伐乃爾已自可笑今人纔解屬辭則自以為無前妄擬古人不亦可笑之甚乎

晉劉臻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唐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杜甫獻三禮賦劉晏八歲進河清頌柳宗元在謫中進平淮夷雅蓋古者雖婦人小子布衣謫官皆得以文章自達矣按唐德宗時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曰此惡詩何用進時謂准勅惡詩夫惡詩猶可進况好詩乎聞　成廟朝曾偉俞

好仁為外任命於歲抄錄進所為詩文時以為榮
今則唯讀書堂官有朔啓外無此例矣

按杜子美年四十舉進士不第始奏賦三篇得待制
集賢院其落拓甚矣而奏言臣之述作雖不足鼓
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皐可企及
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其自許亦太高矣唐
藝文傳曰杜甫性褊躁傲誕又言李白有傲骨不
能屈伸余謂古今詩人例多倨傲而李杜尤甚終
於落拓不振蓋有以夫

皇甫湜作福先寺碑文裴度遺以車馬繒綵甚厚湜

大怒曰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也虔酬以絹九千匹云設使今人作文雖一字敵萬金誰肯潤筆士生斯世可謂薄相

杜詩曰本賣文爲活蘇詩曰無田食破硯蓋古人爲學本以致用而不得則猶足以資身我國之習下貴于華今見在者如車五山任踈菴爲文不博一錢常有餒不足之歎雖有破硯其可食乎從古以來如此者何限余以爲戒

溫庭雲字飛卿或作庭筠舊名岐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擧子假手

搢紳薄之蓋律賦八韻故每一叉手而成一韻也

令狐綯以舊事訪溫庭筠對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相公爕理之暇姑宜覧古綯怒奏庭筠有才無行竟不第夫綯賢相也非娼嫉之人而庭筠以才見斥他尙何道前朝時林椿兵世才之坎軻終身皆是物也可不戒哉按庭筠譏令狐綯不學曰中書堂內坐將軍輕薄亦甚矣

杜牧之作李賀集序云使賀少加以理奴僕命騷人可也蓋謂命騷人以奴僕也北夢瑣言作奴僕騷人可也其意尤明白

范鎮曰歐陽永叔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司馬君實不誇清約大抵不足則誇也余見世人多坐此病豈唯古人為然

荀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歐陽公曰信哉余謂若詩若文若書若畫四者古今人罕兼之唯宋蘇子瞻最能兼之但未知詩之於盛唐文之於西京書之於鍾王畫之於顧陸如何或恐不免桓太尉之酷似劉司空耳

王弇州曰僕之病在好盡意而工引事盡意而工引事則不能無出入於格以故詩有墮元白或晚季

近代者文有隋六朝或唐宋者余謂以弇州而自歉如此今人萬不及弇州而自許太過者由不知己病故也

唐書藝文志載崔致遠四六一卷桂苑筆耕二十卷註高麗人賓貢及第爲高駢從事云盖唐書成於宋時故以新羅爲高麗又致遠將還本國同年顧雲贈儒仙歌略曰十二乘舟渡海來文章感動中華國其爲中朝人推重如此而討黃巢檄不載於史籍何耶按崔瀣文曰致遠十八登咸通十五年第云而今考咸通止於十四年其說謬矣

前朝林椿文才為一時巨擘而四六浩汗雄健尤稱獨步本朝惟車天輅可以比並然終不能成名其自詠曰科第難消羅隱恨離騷空寄屈平哀誠可悲也按李仁老為祭文云青春三十白衣永沒亦早夭矣

父子一時顯仕者不可悉記而世為文章者不過一二班彪班固庾肩吾庾信父子杜審言杜甫祖孫蘇洵軾轍三父子而已我東則高麗時惟李穀李穡父子外本朝申叔舟之孫用溉光漢成俔成世昌父子繼與二人衡可謂難矣

文人相輕自古然矣白樂天張祐之譏毁金富軾鄭知常之猜隙皆以此也徐四佳不悅姜晋山鄭湖陰每詆申企齋李鵝溪謂崔簡易為拙詩簡易譏鵝溪詩為無骨豈各有所見而然耶抑故為相貶耶

洪公貴達初為文翰職人輕之曰天下可笑事貴達為文章後主文有集傳于世然其詩文亦無可稱者

金慕齋為大學士時出必以書冊自隨所至講論起義不輟其篤於問學如此每操事大表文獨處搆

恩得一好句則雖夜輒起手敲窓壁踊躍不已後於病中撰出表文過用心氣遂澌頓以卒云噫辭足以達意而已至於傷生亦過矣

任疎庵叔英文章奇古其庭對策乃前代所無駢偶則專學六朝體嘗製統軍亭夜宴序華人騰播於中朝閣老葉向高見而奇之購其全集侍郎孫如游以書籍寄贈其敢重如此

中朝人所為文章輒即刊布盖出於好事而至於增削古書竄亂已名以為生活尤可笑前朝李奎報本朝徐居正姜希孟集及其生時亦即行于世云

世有恒言詩能窮人唐之四傑李白杜甫孟浩然孟郊賈島皆困窮於詩者也文亦有窮者司馬遷楊雄班固之徒是已豈非雕鎪物象漏泄天機為造化之所深忌乎然時有不窮者如張說蘇頲李紳權德輿諸人於詩文自有富貴象又或不能如窮者之專工也歟噫文章之不利人若此而復有踵之者何歟

亭景畫老筍節
首雲磐江灘峯

芝峯類說卷八

古東坡詩